

族語認證委員們的心內話

民族語檢定委員たちの心の声

Inner Voices from the Committee Members of Indigenous Languages Proficiency Test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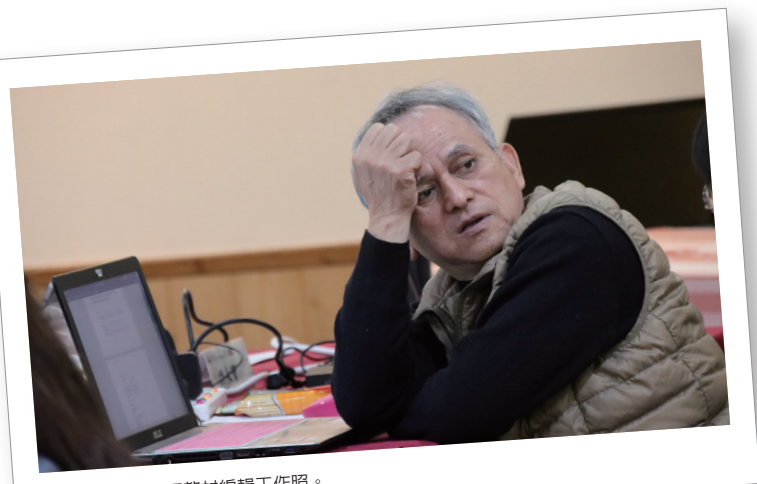
採訪 | 編輯部

圖 | 政大原民中心

吉洛牧師是出生在卓溪鄉立山村的太魯閣族人，長時間在秀林鄉景美村教會服務，在政大辦理第一屆的族語認證考試時，就受邀擔任認證委員，也是持續關注族語發展的工作者。對於族語認證，他認為是一項不錯的政策，能夠喚起族人對族語的學習與認同。保存族語也是教會宣教工作的重點，所以對族語非常重視，自己也會用族語進行宣教。

族語認證有成為族語學習的動力嗎？

「有了族語認證之後，我常擔任族語認證的評審，所以也會鼓勵族人來檢證自己的族語能力，大家都很有興趣。」族語認證可以喚起族人重視自己的語言，父、母親開始鼓勵小孩子學習自己的族語。但是，目前也漸



吉洛牧師參與族語教材編輯工作照。

漸出現一個問題，族語不是父、母親在日常生活中交流的語言，反而是被外來的語言——華語所取代，所以從族語認證來推動族語要進步的話有點難度，因為不是生活中很重要的語言。所以，如果族語只是拿來考試，檢定自己的一種語言，對於族語的振興來說，並不是很好的方式。因為沒有成為日常生活中常使用的語言，要進步有點難，除非是家裡面的父母認同自己的語言，這才是我們目前要努力尋找的方式。「在教會中，我也看到

許多年輕的父母會提到沒有學習族語的誘因，使用性不夠，沒有辦法用在生活中，不是主流社會中重要的使用工具，這就是一個難題。」

推動族語認證後是否提升族人族語能力？

在族語認證考試之後的10幾年來，牧師也明顯看到學生族語的退步，10幾年前的小朋友父、母親都還在講族語，所以，許多學生在家裡或是部落常聽到也常使用族語，族語有一定的能力，到學校的認證加強班時表現都很好。以花蓮的新城國中

對於族語認證，他認為是一項不錯的政策，能夠喚起族人對族語的學習與認同。「有了族語認證之後，我常擔任族語認證的評審，所以也會鼓勵族人來檢證自己的族語能力，大家都很有興趣」，父、母親開始鼓勵小孩子學習自己的族語。



與花蓮高工來比較，在10幾年前參加族語加強班的學生，約9成都能跟上進度，通過率也很高，反觀近10年來，在閱卷時就可以感覺到學生族語能力的退步。近幾年的考生回答問題，即使大多只能講很簡單的單字或句子，不過認證委員的給分都很放寬，就是不希望打擊考生的信心。

但是，學生族語能力出現退步的現象，與族語老師對族語詞彙的掌握也有關係。「有一次，出席一場本土語言

受訪者簡介

Jiru Haruq
吉洛哈夔克

太魯閣族，花蓮縣卓溪鄉立山村Swasal部落人，1955年生。私立台灣神學院道學碩士。目前從事宣教工作，同時投入文化復振，專注語言的研究。曾任族語教材編輯委員、原住民太魯閣族語言字典編輯、太魯閣族語簡易字典 / 辭典編輯委員。



輔導團教學觀摩活動，看到老師的教學方法已慢慢在進步，不過，也發現到老師在教學時，若是對族語詞彙的認知有誤，或是可以使用的詞彙量不夠，都會影響老師在教學上的表現。」可能因為族語老師在課堂上可運用的詞句較少，導致學生所學習到的也不完整，所以，要加強小朋友回答問題的能力，需要要求答題完整，建立學習族語的態度。

給族語認證測驗的建議

族語認證測驗的命題方面，吉洛牧師表示在近幾年，看到有些族人有說的能力，寫得也不錯，但是沒有通過高級認證；但卻也有些考上的族人，在能力上似乎還沒達到高級的水準。也因此讓落榜的考生質疑是認證委員在評分上的問題，導致考生很氣餒，也對認證考試失望。他也發現到許多在族語認證命題上的問題，「我有一次去考優級，有篇克漏

字文章是跟阿美族的海祭有關，文意大概是指在海祭時被海巡人員趕。我看到試卷讀了之後發現語法、時態與詞性都有問題，例如，太魯閣語的Smapuh意為祭祀醫治，Sapuh是藥的詞根，另外Psapuh是看病的意思，但是在這篇文章中居然誤用Psapuh，來指到海邊海祭，所以命題委員有問題」。命題委員的條件應該要嚴格要求，才不會導致出現此般的錯誤。如果命題的水準無法提高，也建議需要有審查機制，避免出現品質很差的考題，不管高級或是優級。加上會抽舊題庫，就會惡性循環。考官如果比考生的程度還差，這樣的測驗會有問題。目前，有些族人是語言所畢業的學生，但是在編寫教材上還是有錯誤出現，表示語言能力有問題，很多理論上的東西，與語言使用上會有出入。

鄭玉嬌

委員參與族語認證以及卑南語族語教學多年，對於族語認證推動20多年來，認為在尚未分級認證時：族語認證考試，剛開始比較容易，那時候通過率較高，有很多參加認證的族人，因為有一定的語言能力，也常常參加部落祭典，所以成人部分都沒有問題。只有部分年輕學生，如果在家庭中沒有常使用族語，在句型部分會比較難表現。在演說上，沒有辦法將文章描述得很好，也是因為對語言掌握不夠的關係，不知道怎麼使用族語。

近年來孩子族語程度的觀察

到了分級認證之後，就發現到很多孩子因為沒有語言環境，就沒有那麼容易通過初、中級。許多孩子一開始覺得很容易，只要背熟動物或物品的圖片，練習在族語E樂園看到的題目，並練習簡單對話就好，但是實際上，很多孩子在數字上的表達，要說自己幾歲，就很難回答。例如，題目如果是問



鄭玉嬌委員參與族語教材編輯工作照。

「你的爸爸常常說族語嗎？」很多考生就只會回答「是」，無法表達完整的句子。年齡會講不出來，從哪裡來，會講不出來。另外，在播中文選族語的考題表現上，很多學生也會混淆。

90年初時，除了學校有所謂的鄉土教學，發現到族語在學校的教學有必要性，雖然，任何場域都是族語學習的環境，過去也以為族語應該在家裡講，不過，很多族人所面對的是現代的社會，族語也應該要能在各場合都被使用。再加上很多人已移居到都會，即便是在部落的學生，講族語的時間已是少之又少，更何況是在都會區的學生，更是如此。

族語認證開辦分級制度後考生的應試狀況

108年開始有中高級，中高級的試卷有些難度，我很多學生覺得很難，除非學生在日常生活常講族語，我按著考試範圍讓學生熟讀，但是題目一變換，學生就不會了。去年，有幾位族語表現還不錯的學生沒有考過中高級，是差在閱讀的成績不理想。去年，我也去報考中高級，真的有難度。不過，檢討起來仍然有些部分是在考題設計上的問題，例如，聽寫的部分音檔沒有很清楚，而且，在一分鐘內要把句子寫完，如果沒有常說族語，會很難書寫。

問答題方面，應該是可以拿到分數，因為問答題的答案常也會出現在考題上，也因為要以完整的句子書

寫，其實考生可以運用題目來答題。另外就是看圖表達，可能是因為有很多的圖是學生較少遇到的詞彙，例如颱風、路樹倒塌，還有機構名稱等，很多學生無法表達圖意，此歸咎於學生的辭彙數不足。



寫，其實考生可以運用題目來答題。另外就是看圖表達，可能是因為有很多的圖是學生較少遇到的詞彙，例如颱風、路樹倒塌，還有機構名稱等，很多學生無法表達圖意，此歸咎於學生的辭彙數不足。

高級的部分，應該要能用族語表達實事，各種情境的族語都要能熟悉運用，在高級的考試，不一定是單一族群的文化要了解，也要了解其他族群的文化，因為在考題也會講到

受訪者簡介

Pilray Masikadr 鄭玉嬌

卑南族，台東縣台東市南王里普悠瑪部落人，1954年出生。現為大學、國高中、小學族語教師。曾任原民會卑南族族群委員、瀕危語言族語師徒制傳承老師、全國語文競賽評審。



鄭玉嬌委員參與族語教材編輯工作照。

生要做筆記，每兩週會進行評量，結果是漢族學生的分數比較高。國中生還是屬於愛玩的年紀，較不能專心，要有多一點課程活動才能提升學習，所以常會透過族語E樂園的教材來教學。

族語認證能否反映實際的族語能力？

通過高級甚至是優級認證，其實在生活圈上，如果真的要族語交談，能力上還是不夠。高級通過的族人，如果用高級程度來聊天，有的年長族人可以，有的比較年輕的族人，雖然通過高級，但是無法完整表達一整句的，也大有人在。有一個通過優級的族人，在家裡都是講族語，他通過優級是有能力的，有時候在慶典活動時，都可用族語來說，證實了有通過優級的能力。我一直鼓勵沒有通過分級認證的族人，先去考高級，下次就知道怎麼掌握考題了。

其他族群的文化。

優級的部分就更深入了，還要能瞭解其他族群的禁忌，或是社會上的議題，這是在閱卷時所發現的，很多人的文章沒有切入到主題，我覺得需要再加強。

如何帶領學生準備族語認證？

在大學生部分，有意願要成為族語老師的同學會很認真，我有一位東華大學的學生，是漢族學生想要當卑南族的老師，所以上課都很認真。我在課堂上會強迫學

江明清

牧師在近20年來所推動的族語認證以及族語教材編輯工作，對於語言能力已逐漸下降語流失的階段，認為族語認證其實可以帶來振興的效果，加上許多語言是沒有文字的，透過族語認證考試的拼音文字考題，以及族語教材的推廣，更讓這兩項政策具功能與意義。換言之，語言若沒有文字，單靠口傳來傳承，所能留下來的歷史與文化僅能靠記憶，勢必有它的侷限。又以美國為例，即便有些印地安民族雖然有文字，沒有普遍且經常使用也會勢微，何況是沒有文字的民族文化，可想像是更加脆弱。雖然過去，族語沒有文字，不過目前既然已經有了標準的拼音符號，族人們可以從習慣文字化開始，再多練習講，漸漸累積族語詞彙與詞句之後，就可以提升文字使用的能力。

族語認證是否提升族人族語程度？

透過族語認證考試應該只是一個手段，能力與否其實是受到整個教學環境的影響，一週一節課的學習時間絕對是不足夠的，現在本土語言也屬於國家語言，也是國語，如果學校能多給時間，當然會比較好，至少讓學生能有較多的練習族語會話的時間。不過，因為族語教學是由學校來安排的，若是真的想要讓族語教學的成效被明顯看見，學校有責任提供給老師更好的資源，以及充足的課程時間。然而事實上，到目前為止，這些仍是學校所無法滿足的。



江明清牧師參與族語教材編輯工作照。

或許現在有很多人質疑學校的族語教學成效不佳，但是，族語教學不是沒有進步，應該是進步的速度太慢，即便是有些學生對於族語是很有興趣的，不過在教學時間有限的情形之下，教學常常只能趕鴨子上架，少了與學生的對話與陪伴。如果能夠有充分足夠的時數來上課，相信學生們的族語是會進步的，只要詞彙越來越多，族語就會比過去還要更好，因為，每一個語言都是這樣，每一個孩子都像海綿。

族語教學的狀況

族語認證會是一個評量語言基本能力的方法，測量學生付出多少努力在學習的過程，即使很多孩子在相同的環境學習，會有人的表現較好，也有不理想的，只要提供環境，整體在族語的能力上還是會進步，不過，現在有很多學校根本沒有提供環境。

族語認證會是一個評量語言基本能力的方法，測量學生付出多少努力在學習的過程，即使很多孩子在相同的環境學習，會有人的表現較好，也有不理想的，只要提供環境，整體在族語的能力上還是會進步，不過，現在有很多學校根本沒有提供環境。

族語認證會是一個評量語言基本能力的方法，測量學生付出多少努力在學習的過程，即使很多孩子在相同的環境學習，會有人的表現較好，也有不理想的，只要提供環境，整體在族語的能力上還是會進步，不過，現在有很多學校根本沒有提供環境。

族語認證會是一個評量語言基本能力的方法，測量學生付出多少努力在學習的過程，即使很多孩子在相同的環境學習，會有人的表現較好，也有不理想的，只要提供環境，整體在族語的能力上還是會進步，不過，現在有很多學校根本沒有提供環境。



族語認證測驗考生程度觀察

族語認證測驗考生程度觀察

在初、中級認證聽錄音閱卷時，考量到泰雅族語有分許多方言，有些地方是混和不同的方言，有很多是跨方言，所以很多孩子未必可以分清楚，這是環境使然。所以，在閱卷時只要判斷考生是聽得懂題目，並且有相應的表達，即使有時候詞序

受訪者簡介

Yawi · Nomin
江明清

泰雅族，宜蘭縣南澳鄉武塔村武塔部落人，1966年生。畢業於花蓮玉山神學院、東南亞神學協會神學士。現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泰爾中會四季教會牧師、宜蘭縣原住民文教促進會監事主席、宜蘭縣原住民部落大學講師。



江明清牧師參與族語教材編輯工作照。

不對，還是可以寬鬆，就會給分。在中、高級閱卷，會比較要求高一點，因為考生已經到一定的程度，會回答的就會回答。

江明清牧師參加宜蘭澤敖利泰雅語優級認證沒通過，是因為聽力沒有過關，但是書寫是高分的，當時是157分高分落榜。回想當時考試時，因為電腦選達的時間很短，所以，短時間內沒能正確判斷好答案，就因此失

掉分數。猜想有些通過高級認證的族人，可能比較擅長掌握語法結構，就較容易猜出答案吧。

族語認證與升學保障制度結合

江牧師認為升學保障結合族語，是政府有義務來回饋原住民族，因為在學校教育有很多不是原住民族文化，如果漢人語言式微，也會這樣做。如果不這樣鼓勵，除非有一條龍的學校，讓原住民的文化可以從小學一直教育到大學，但是，目前這樣教育體液還沒有出現，因此，透過升學保障來保障原住民學生的升學，是有必要性的。所以，提出語言與文化的能力是有必要性，除非，教育的內容，能與我們的文化息息相關，這樣比較公平。

汪啓聖 委員自第一屆的族語認證就曾擔任過鄒族認證委員，參加過命題與閱卷，目前主要是參與族語教材編輯的工作。

族人逐漸重視族語認證

對於族語認證推動了20年，汪委員回想在一開始的幾年，許多鄒族人可能並未能感受到族語認證的重要性，直到近幾年，政府在部分原住民族政策所需的人力條件上，開始要求也要通過族語認證時，有意投入相關工作的族人，也就紛紛開始提升族語能力，例如文健站的照服員，就有族語的條件要求，他認為這應該是一件值得推動的做法，並也期待未來民意代表選舉時，如果要用原住民身分參選，候選人便要通過族語認證，當然是一種鼓勵的方式，對族語推廣多少也有幫助，畢竟族語正在消失，「即便是比較消極的說法，是亡羊補牢，但也是有它的必要，是推廣族語保留族語的方式之一，但不是唯一的方法。所以族



汪啓聖委員（左）參與族語教材編輯工作照。

語認證，還是有必要性」。

族語認證對於族語教學的影響

族語認證對於目前族語教學的影響為何，汪委員說道：「從基本的教育跟養成的概念來看，族語的教育如果一直用現在的方法，效果不僅有限，而且會一直走下坡，應該要讓原住民的族人了解，語言不只是溝通工具而已，而且還是生命文化的重要元素，如果只是把語言當作一個工具的話，族人永遠不會選擇自己的族語，所以，我們要讓族人破除這樣的概念，並且將鄒語賦予另外一種使命，因為跟文化與

民族的命脈有關係。不過，我們目前想不到更好的方法來改變族人的概念，這也是最難的部分，我們都知道。」他也提到，語言是在一個環境內被運用的機率越高，語言的生命越強，若常常要用的話，當然跟環境有關係，族群使用族語的人口數是否足夠就很重要，如阿美族或排灣族，在部落的族語使用人口有幾百人，就可以有比較好的族語使用環境。

挑戰優級族語認證的經驗

在今年參加族語認證，並且是挑戰優級，有4名鄒語考生應試，卻只有1位考上，

汪委員推測可能因為鄒語的聽力測驗考題所講述的段落，是用鄒語直翻中文題目，而非完全以鄒語的講述方式來描述題目，才會導致即使如他對鄒語的掌握有著相當把握的考生，也未必能聽懂非依循鄒語所講述的題目。



汪委員很遺憾地沒有通過，在回想應試的過程時，認為是因為聽力測驗沒能過關，其中一部分原因是因為應試當時有點耳鳴而使聽力受到影響，不過，也因為在應試時不太明白题目的意思為何，導致在選填答案時難以判斷，並且聽力測驗是選擇題，而且是採電腦填答，所以，沒有模稜的空間，一旦填錯就無法修正。

給予族語認證測驗的建議

受訪者簡介

mo'o vayaeana
汪啓聖



鄒族，嘉義縣阿里山鄉樂野村人，1958年生。畢業於花蓮玉山神學院。牧師職退休後，現為原住民族委員會鄒族族群委員。一直參與族語推廣傳承工作，包括1至12階教材編輯，聖經翻譯及族語字典等。



汪啓聖委員參與族語教材編輯工作照。

至於自認鄒語使用能力頗優的他，為什麼會不太明白聽力測驗的題意，他也與其他參與優級的族人考生討論，所得到的回應也與他相同，對於聽力測驗的題意確實不甚了解。汪委員推測可能因為鄒語的聽力測驗考題所講述的段落，是用鄒語直翻中文題目，而非完全以鄒語的講述方式來描述題目，才會導致即使如他對鄒語的掌握有著相當把握的考生，也未必能聽懂非依循鄒語所講述的題目。他也質疑題目將

中文的母題直接翻譯成族語，是否可以把原意翻譯出來，若是不能完全做到，對於應試的考生未必公平。再加上聽力測驗並非複選題，考生若因不能完整理解題意，產生模稜兩可的答案時，仍只能選擇一個答案。所以「個人覺得聽力測驗命題的方式，可能關係命題委員對题目的了解，以及翻成族語的能力，還要讓考生很清楚知道只有一個答案是對的，其他的考生也這麼認為。」◆